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三部

《中国秘史》

中国秘史

上古秘史

第四部

(民国) 钟毓龙 著

第八十二回

象日以杀舜为事 舜为举八元八凯

一日，黜首正在房中作绘画，忽听见象与父母吵闹之声，黜首摄手摄足走过去窃听。只听见说道：“父母因儿子不孝，杀死儿子，照例是无罪的。就使有罪，亦决不至死。父母你就承认了，有什么要紧呢？”他母亲说道：“从前原想不牵涉你在内，所以那样做，求个泯然无迹，不想他神通竟有这样广大，现在除出这样做之外，真无别法，事体发觉了，求你承认承认，你都有如此之难，难道你真个眼睁睁看我们母子两个去抵罪么？”

隔了一会，瞽叟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我承认，我承认！”黜首方想再听，但觉里面有脚步移动之声，深恐有人出来，慌忙退回原处，暗想：“这次又不知道要施用怎样的毒计，想来总要比前两次的毒。二哥，二哥，你真好苦命呀！”继而一想：“我既然知道了，总须设法探听，以便救护才是。”自此之后，黜首遇事留心，随处察看，但亦无迹可见。

一日，忽见象叫人买了两瓮佳酿回来，这是从来所未有的事，黜首觉得有点古怪。次日，舜和二女来时，黜首乘便与兄嫂做个一个眼色，又目视酒瓮。舜等会意，旋即归去。舜想到父母这种待遇，禁不住又号泣起来。二女劝道：“如今哭也无益，总须赶快预备，以尽人事。照刚才小姑的意思，怕的是酒

中置毒，那么怎样呢？”大家想了一会，女英忽然道：“百草花丸，可以解百毒的，有在这里。”舜问：“怎样叫百草花丸？”娥皇道：“当初我父亲有一个臣子，叫赤将子舆，他是几百岁的仙人，专食百草花丸，不食其余烟火食。有一年，我父亲到南方去巡守，与老将羿等中了三苗国的蛊毒，一病几殆，幸亏这百草花丸治好，因此我父亲极相信他，就请赤将先生将这丸制了无数，分赠各人，以备急需，所以我们都有的。”说罢，就进内去，翻箱倒笼，寻了一大包出来，打开一看，香气扑鼻。女英就劝舜先服一点，舜道：“这种药大概是中毒之后再用他去解的，此时并无动静，服他何用？”娥皇道：“服了好，横竖这百草花丸是有益无损的。”舜于是就服了些。

凑巧象跑来，对舜千不是万不是的赔罪，并且说：“从前种种都是做兄弟的荒谬，如今觉悟了，特诚备了些酒肴，务请二哥去赏光赏光。”舜听他的话语虽如此说，而眼中时露凶光，笑容之中亦微带点狞恶，料想他决不怀好意，便辞谢道：“三弟，你何必如此客气多礼？我今日略为有点不舒服，刚才正在此吞丸药呢，心领，谢谢吧。”二女亦帮同推辞。象道：“今日之事，不仅是兄弟个人的意思，父亲、母亲都同意的，叫我专诚来请呢。父亲、母亲此刻都等着，如果二哥身体不适意，略为坐坐，少吃点亦可。”舜见他说到如此，不能再辞，只得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三弟你先前行，我就来。”象大喜而去。

这里舜连忙再将百草花丸吃了些，别了二女，匆匆就至父母处。只见筵席已摆好，他后母和黠首正在一盘一碟的搬出来，象亦在那里帮忙。舜看了非常不安，说道：“母亲、弟、妹太辛苦了，儿自己来搬吧。”他后母笑咪咪的说道：“你兄弟气性不好，欢喜恶作剧，几次三番的戏弄你。我和你父亲知道了，非常大怒，责备了他一番。他自己亦懊悔了，所以特地备点酒

肴，请你吃吃，请你对于以前种种千万不要介意，原谅他年纪小吧。兄弟如手足，总以和气为主，你说是不是呀？”舜听了这番话，尤其觉得不安，说道：“儿决不介意，三弟人是很好的，不过一时的错误罢了。母亲请坐，儿自己来搬。”说着，一径走到厨房里，这是舜平日在家所操的恒业。

迎面遇见敫首捧了一盘鱼出来，舜看她愁眉深锁，眼有泪痕，知道她正在为自己而担忧，心中又是伤心，又是感激。敫首看见舜，故意装作不见，一脚踢在舜足上，嘴里轻轻说：“留心刀”三个字。舜陡然一惊。到得厨下，象亦随后跟来，说道：“二哥请坐，何必客气呢。”舜道：“没有母亲做了再搬给我吃的道理。我一定要自己搬的。”说着，就亲自搬了一盘肉出去，到得门边，瞥眼一看，只见门背后亮晃晃似的有两把刀在那里。舜看了，心中倒反稍稍安了一点。

原来舜所虑的就是酒肴中下毒，是无可逃的。如用刀来，那就有可逃的方法了。当下父子、兄弟、母女五人共席。瞽叟是目不见物，待人喂哺的，不过口中劝饮。象和他母亲更不住的轮流替舜斟酒，干了一杯，又是一杯。舜屡屡告辞，象和他的母亲仍旧不肯歇手。瞽叟亦不时的说道：“舜儿，你会饮，多饮几杯。母亲是美意，你哪里可以不饮呢？”舜只得又饮了几杯。

从午间起，直饮到日色平西，舜不知道饮了多少酒了。舜虽则有百觚之量，但是二百觚已不止了。只因知道大祸临头，心中兢兢，所以虽则醉了，尚不至于露出醉意来。后来敫首看见母兄心怀不良，有灌醉舜的意思，乘个不备，走到后面，私下将盆中之酒倾去了少。象来看时，酒已干了。但看舜仍旧没有醉意，而且精神弈弈，谈笑风生，与平时一样。不觉又恨又气，蓦地走出去，从门背后取出两把刀，说声：“我总是如此，

就和他拼了命吧！”正要闯出去，适值他母亲亦走来，想和他商量。黠首趁此以手作势叫舜赶快逃。舜会意，急忙起身，也不向老父告辞，踉踉跄跄的往外便走。只觉得头重脚轻，身不自主，勉强镇定，急行归家而去。

这里象与母亲商量了几句话，便手执钢刀而出。不见了舜，但问黠首。黠首道：“他说出去小遗就来。”象赶到小遗处，仍不见舜，即忙赶至大门，问守门的人，说道：“舜已归去了。”直把象气得来三尸暴跳，七窍生烟。正是赔了许多酒肴，费了许多心思力气，还要赔了多少的小心和不是，焉得不忿呢？

且说舜进了自己家门之后，知大祸已脱。心思一懈，这酒就涌上来，顿觉得天旋地转，身子往左便栽，跌倒在地上。左右的人见了，慌忙来扶。却已双目紧闭，不省人事。慌忙入内，报与二女，一面并将舜扛了进去。那时二女因舜去了半日，寂无消息，心中非常记念，忽见众人将舜扛了进来，以为毒发，性命垂危了，更觉得惶急万分。后来扛到床上，众人退出之后，细细上前一看，只见舜口吐食物，酒气熏人，但是呼之不就，推之不醒。女英道：“不要是中毒吗？”娥皇道：“我看不像。如果中毒，必有疼痛或他种的情形，不会这样安睡的。”于是二人陪了一夜。

到得次日，舜仍旧不醒。二人却有点怕了。女英忙去查医书，看见一条说：凡大醉不醒者，用人乳和热黄酒若干灌服，再用冷热汤浸其全身，则酒化为汤而自醒矣。但是人乳急切找不到。娥皇又查医书：用白菜籽二升，捣烂熬汁灌入，亦可以醒酒。娥皇道：“我们这里白菜籽很多，何妨试试呢。”女英道：“我看冷热汤是外治之法，料无妨害，两项齐用吧。”二人商量定了，分头预备。先用白菜籽汁灌入，后再将舜扛入一个小池之中，加以热汤，浸其全身，不时的增添热汤。过了半

时，果然慢慢地醒了。二女大喜，忙将舜扶起，周身揩抹一回，再更衣起立，舜便问何以至此，二女历述原因，舜道：“昨日酒甚佳，又饮得多，真个醉了。”一路说，一路想走，但是身子兀自荡摇不定，气力全无。足足过了三日，方才全愈。

这三日朝见父母都是二女去的。一日，帝尧忽有命令，叫舜将二女带了即刻入都，将授以官职。舜本来要想辞谢，陈请终养。继而一想，为国为民本是向来的志愿，岂可专一的顾家！又想连父母都迎养而去。后来一想，父母兄弟如此屡屡谋害，万一性命不保，岂不是陷父母于不义？还不如趁此离开了吧。譬如从前在各处作苦，每一二年归觐一次，亦试得。

想罢之后，拜受帝命。一面禀知父母，一面预备动身。象因屡次想谋杀舜不成，正在气忿，思想别法。现在忽听得舜要出去做大官，而且二嫂都要带去，从此杀兄夺嫂之志愿永远不能再偿，并且与二嫂见面亲近的机会都没有了，这一气非同小可。然而亦无可如何，只得听他们自去。

过了几日，舜到了太原，觐见帝尧。帝尧向舜说道：“大司徒勤劳民事，历有多年。现有疾病，医者劝其静养。所以朕特飭汝前来代他的职位，汝如有嘉谋，尽可设施。不可因系庖代性质，奉行故事。”舜稽首受命。

过了两日，舜向尧奏道：“臣的意思，为治之道，得人为先，所以臣任教化之事，拟举几个贤人，以供襄助，未知帝意如何？”帝尧道：“汝言极是，果有贤才，不妨尽量保举，朕当一一任用。”舜道：“臣伏见帝之胞弟伯翳、仲堪、叔献、季仲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狸八个，都是逸群之材，可以当敷教化之任，请帝任用！”帝尧道：“原来就是他们！朕真疏忽了。自从先皇考宾天之后，庶母羲和氏就带了他们在海外，一向未曾归来，所以朕尚未曾见过。汝知道他们八个确有材干

贤能可用吗？”舜道：“他们从海外归来，大约有好多年了。天下之民尽知道他们的贤能，齐声称颂，有‘八元’之称。臣均见过，确系可用。”帝尧道：“那么汝赶快飭人去招他们来，朕立刻任用，就分派在汝部下吧。”舜再拜稽首，受命而出，即刻派人去寻八元。

两月之中，陆续都到。先来见帝尧，帝尧道：“朕未知汝等已归国，失于招呼。但是汝等既已归国，何以不到朕这里来？”伯奋道：“贵贱有殊。臣等如来见帝，其知者以为叙兄弟之情，不知者必以为希富贵之路，臣等耻之。所以不敢前来晋谒，死罪死罪！”帝尧叹道：“汝等亦太耿介了！现在舜举汝等佐理敷布教化之事，汝等其各敬谨将事。兄弟固属至亲，然而国家之事如有乖戾，朕不能因私恩而废公义，汝等慎之！”八元等受命，稽首而出，就到大司徒府中来就职。

当下舜就开了一个会议，商量敷布教化之事。但是“教化”两个字太空空洞洞了。究竟教什么呢？化什么呢？教他好，怎样才叫作“好”？化他善，怎样才叫作“善”？后来讨论的结果，最要紧的是人与人中间相互的一种关系。因为世界是人类所积成的，人之与人无时不接触，无地不接触。既然接触，那么你的待我、我的待你必有一种至当不易的方法才可以相安相亲而不争，教化之道，似宜从这一点着手，方才切实有用。后来又将世界人与人相互之关系分为五类：一曰君臣，二曰父子，三曰夫妇，四曰长幼，五曰朋友。这五类似乎已可包括人与人相互之关系而无遗了。但是每类之中，求一种至当不易之方法，其标准很难定。尤其难定的是君臣一类。因为君臣一类，为君的往往容易擅作威福，为臣的往往容易谄媚逢迎，以避君主之威，以邀君主之福。这种道理不弄明白，君臣一类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后来大家仔细讨论，定下一个标准，叫作“

义”字。“义”字的意思，是种种合于当然的意思，因为君之与臣尊卑虽殊，但是推到他当然的道理，所以要立这个君，所以要用这个臣，无非都是为百姓求利福而设的。既然都是为百姓求利福而设，那么他们所行之事，有福利于百姓的，才叫作“义”，无福利于百姓的，就是“不义”。臣子不义，君主应当加之惩罚；君主不义，臣子亦应当加之以谏阻。假使同是一事，君主的意见，有时与臣子不同，而那利害祸福一时又看不到，那么怎样呢？或者君主方面牺牲他的意见，以从臣子；或者臣子方面牺牲他的意见，以从君主，均无不可。假使两边意见不同，而利害祸福显而易见，那么为君主的可以罢免其臣，为臣子的亦可以舍弃其君。所谓道合则留，不合则去。有“义”的标准，就此确定。还有一层：所谓君臣，不必限于朝廷之上的君主。凡是一部分为百姓办事，而有出令之权的，都是君之类。凡是受人之禄，为人办事，而有奉行之责的，都是臣之类。都适用这个标准。

第二项是父子。父对于子应该慈，子对于父，应该孝。孝慈两个字，总离不了一个“亲”字。父子天性，假使因责善而贼恩，而分离，那个就“不亲”了，所以父子的标准，就定了一个“亲”字。无论如何，总以不失其“亲”为原则。母子与父子一样，亦适用这个标准。

第三项是夫妇。夫应该和，妻应该柔。一和一柔，家道乃成。世上夫妇仳离的原故虽有多种，而最大的不外两端：一端是亲热过度，始则纵容狎褻，无所不至，久而久之，反动力一生，两个就不对了。还有一端，男子见了另外的女子都是可爱；女子见了另外的男子亦都是可爱。虽不必一定夫有外恋，妻有外遇不拘形迹，不避嫌疑之中，实足以引起夫妇的醋意，而生出种种之误会。因此夫妇相敬如宾的“敬”字，还不足以包括。

所以他的标准是一个“别”字。其他男女交际及各种，亦适用这个标准。

第四项是兄弟。兄应该友，弟应该恭，这是人人所知道的。但是如何叫作“恭”如何叫作“友”？不能不定一个标准。大凡兄弟这一伦，与父子夫妇不同。父子的尊卑隔得远，而兄弟则是平等的，不过年龄有大小而已。夫妇的利害，常相公共，而兄弟的利害，往往相冲突。况且父子夫妇都是个对个，简单而容易对付。愚弟则多者十余人，少者亦二三人，方面既多，对付不易。讨论结果，定了一个标准，是个“序”字。因为兄弟的名称是由年龄而来，那么种种关系发生的时候，都按了次序做过，自然不会冲突了。每事兄让其弟，友爱之情，就由此而生。推而广之，要想泯灭社会上一切的争执，亦无非确定长幼之次序。乡党莫如齿，以齿为序，社会自然不乱，所以各种长幼，相遇亦适用这个标准。

第五项是朋友。朋友这一伦，有广狭两义。就狭义说起来，同道为“朋”，同志为“友”。就广义说起来，除出父母之外，殆无不可以作为“朋友”。天子友匹夫，匹夫匹妇，如宾如友，兄弟互相友爱，都是个友，那么这个标准，从何而定呢？讨论良久，结果定了一个“信”字。因为朋友之道，不外乎交际。而交际之中，首重言词，一切情谊，都由此而发生。假使交际之时，言而无信，或任意虚构，或行不践言，那么情谊就不能发生，而朋友之道，无从确立。所以“信”字最为重要。其他人类往来交际，亦适用此种标准。

五项议完之后，大家又商量制成一篇议案。又分派职司：伯奋、伯虎担任父子一伦，仲堪、仲熊担任夫妇一伦，叔猷、叔豹担任兄弟一伦，季仲、季狸担任朋友一伦。尚有君臣一伦，由舜与八人共同担任。并拟定教导的种种方法。次日入朝，奏

知帝尧。帝尧看了，大喜，遂将这个议案定名叫作《五典》，表示尊崇之意。就叫舜等负责去实行。

过了几月，大司农因为水灾太久，黎民艰食鲜食，拟亲自到各处察考一周，以使筹划补救。他所兼的天官冢宰一职无人代理，帝尧就叫舜去担任。原来那天官冢宰是总辖百官的尊官，向来大司农出去，总是由帝尧自己担任。这次因为要试舜的才能，看他有无统御之才，群臣服与不服，所以叫他担任。

那舜代理几个月之后，百官个个服从，各率其职，这亦可见舜的才德了。但是舜代理了冢宰之后，对于百官细细考察，才德贤能之人固然不少；而寻常庸碌的人亦不免参杂其间。因此又保举了苍舒、隤鬲、桡（寿戈）、大临、庞降、庭坚、仲容、叔达等八凯，说这八人都可以大用。并且又保举洛陶、灵甫、不訾、秦不虚、方回、续牙、伯阳等七友，说这几个亦都是忠清正直之士，可以作庶官之材。又保举皋陶，可以当士师之任。

帝尧道：“皋陶这人，朕曾召来，想大用他，可惜暗了，此刻全愈了吗？”舜道：“他的暗病时愈时发。此刻是否全愈，不得而知。但是求一个折狱之才，非此人不可。就使他的暗疾常发，亦不要紧，因为折狱并不一定贵乎言语。”帝尧听了大喜。后来又谈到方回、续牙，帝尧道：“方回道人从前朕亦想用他，他只肯做个闲士，后来又硬辞去，他是个志在学道之人，恐未必肯来做官呢。至于续牙，是朕之胞弟。朕屡次召他，他逃来逃去，总不肯来相见，恐怕亦未必愿来！”舜道：“愿意服官与否，是各人之志。保荐贤才，是臣之职。各行其是而已。”帝尧以为然。遂又说道：“苍舒等八人号称‘八恺’，朕亦久有所闻，不知其人果何如？”舜道：“都是杰出之才，不可多得的。”帝尧道：“那么朕都任用，汝即速去召他们来！”

舜受命，分头遣人去叫。

哪知数月之内，八恺和皋陶都来，独有那七友不知所往。据去叫的人说，秦不虚等在舜这次入都之后，就动身他往，连家眷一齐搬去了。究往何处而去，他们的邻里都不知道，无从打听。舜听了，知道他们都高尚其志，不肯出山，连平日最要好的朋友都情愿终身不见面，这亦是无可如何之事。皋陶是帝尧赏识最早之人，且有专长，所以一到京之后，就授以士师之职。其余都留在朝中，共参大政，从此八元八恺同在一庭，亦可谓英才济济了。

第八十三回

尧以舜为耳为目 舜摄位三凶不服

且说舜受尧命总理百官之事。舜举贤任能，因材施教，数月之内，无一废事。帝尧因此愈信舜的才德。然而一班左右之人看见舜少年新进，今朝荐八个人，明朝又荐七个人，隔了两日又荐八个人，帝尧无不依他，如此威权，不免起一种嫉忌之心。便来帝尧面前献谗言道：“臣等听见说，一个为人君的，应该自己用一副耳目，方才可以防免臣下的盗权结党和期蔽。现在帝专门相信一个虞舜，举几个，用几个，恐怕是不可的事吗！”帝尧听了，已知道他们的来意。便笑笑说道：“朕的举舜，已经用尽朕的耳目了。假使对于舜所举的人再要用朕的耳目将来又再用朕的耳目，那么这副耳目，岂不是展转相用，终无了期吗？”左右的人听了帝尧的话，不觉做声不得。

过了几月，大司农回来了，舜仍旧交卸。这年适值是诸侯朝觐之年，远近诸侯来朝觐者络绎不绝。帝尧要试舜对于诸侯的信仰如何，所以又叫舜作上宾之官，招待四方宾客。东方九夷之国在东门外；南方八蛮之国在南门外；西方六戎之国在西门外；北方五狄之国在北门外。一批来一批去，舜都招待得非常圆到。各方诸侯见了舜的威仪，听了舜的谈吐，都生敬仰之心。于是帝尧知道舜这个人可以将天下让给他，不用躊躇了。

正在计算让天下的日期与如何让法，忽报冀州东部水患大甚。鲧所筑的堤坝去了大半，洪水汨汨而来，人民死伤无数。帝尧听了，大为痛惜。就和舜说道：“朕本拟亲自前往一巡，无奈年老，不禁危险。现在命汝随同大司农到那边考察一番。究竟是鲧办理的不善，还是天灾地变所致，务须调查明白。汝其速往！”舜稽首受命。当下就和大司农带了许多从人一同起身，向东而行。

原来鲧所筑的堤，在冀州东部兖州北部共有两条。一条从大伾山起，经过现在河北省濮阳县而东。一条从现在河北省大陆泽之南，经过广宗、清河、故城三县，曲折而东。每条长亘千里。鲧的计划，一堤坍了，还有一堤，亦可谓想得周到了。但是当时地体未宁，海水冲荡，八九年的工程，竟毁坏于一日，这亦是鲧的大大不幸了。

且说舜和大司农到大陆泽西岸一看，只见洪水漫天，比较从前的大陆泽不止大了一半。小民荡析离居，连船舶都不知道漂流何处。所以要想渡到南岸，殊属无法。舜和大司农商量，就沿着山势，水所浸没不到的地方走过去。绕过大陆泽西岸，只见有一座山，伸向大陆泽中，仿佛一个半岛相似。舜和大司农等就向此山而来。

哪知此山全是森林，蔽天翳日，绝无道路，更无居民，好像多年没有人来往似的。从人道：“此种山林之中恐有毒蛇猛兽，请留心！”舜等答应，行不数步，果听得林中有狼嗥之声，愈逼愈近，从人吓得不敢上前，都退转来，便是大司农亦止步了。舜道：“怕什么？不要紧，跟我来！”于是分开众人，径自上前。蓦地大批群狼从林中窜出。大司农在后面看见，忙叫：“仲华留意！”舜答应道：“知道！”然而依旧前进。大批群狼窜到舜面前，用鼻嗅嗅舜之身，用舌舐舐舜之足，摇头摆尾，

此去彼来，阻住舜的进路，舜安然站立不动。过了片时，大批群狼忽然都转身窜向林中而去，不知所往。

大众看得稀奇，都来问舜：“用什么方法遣退狼群？”舜道：“并无方法。”大众益发诧异。又行了多时，转过一个山峰，森林渐稀，陡然遇见两只斑斓猛虎。一只卧在石上，一只伏在洞口，哺小虎之乳。看见众人走来，两虎一齐站起。那雄虎威性陡发，竖起一根似铁的尾巴，前足揪住地上，将身子摇摆数次，抖擞他的皮毛，忽而大吼一声，响如霹雳。众人至此，个个自以为必死了，但听见舜忽向猛虎说话道：“我们奉天子之命，到此地考察洪水，想拯救万民，不料遇到了你。如果我们应该给你吃的，你就来吃了。如若不然，你赶快走入洞内，勿得在此阻碍大路，恐吓行人，你知道吗？”说完之后，那雄虎若有知觉，垂尾帖耳，走到雌虎面前，呜呜的鸣了两声，就先后的衔了小虎，钻进洞去了。

大司农等正在惊魂不定的时候，看见舜用话语制服了猛虎，大以为奇。深恐两虎再钻出洞来，不敢多说，立刻都疾趋而过。离得远了，大司农方才问舜道：“仲华，你这个厌虎之术是从哪里学来的？”舜笑道：“某何尝有厌虎之术？不过刚才狭路相逢，料想逃不脱，与他相搏，当然敌他不过，横竖总是个死。然而他是兽，我们是人，人总应该有人的气概，决不肯于临死之时在兽类面前露出一副战栗之态。所以我奋着勇气，随便说了两句。不想居然有效！这个亦是天子之恩威，远远庇护着吧，算得一种本领呢。”众人听了，无不佩服舜的识见，又无不佩服舜的镇定。

当下又行了一程，时当炎夏，天气躁热。山行既非常吃力，穿林出林，又非常艰难。忽然之间，觉天色渐渐阴晦起来，在森林之中，尤其昏黑，几于伸手不见五指。但听见雷声隆隆，

隐隐见电光闪闪。大家都说：“不好了！雷阵要到了，怎样呢？”舜道：“我们既然到此，只有前进，决无退缩与中止之理。诸位如怕，请跟我来。但是在此黑暗之中，后人这手须牵着前人之裾，方才不会失散。”众人听了，都以为然。哪知无情的烈风已漫天盖地而来，吹得来万株乔木之枝叶互相敲击，比到涛声不知道要响到几十倍！

那时众人如入九幽地狱，如临万仞龙宫，不要说人看不见，就使对面说话亦听不见了。幸喜舜早料到，叫大家相牵而行，才不至于彼此相失。渐渐前进，森林渐少，从那电光一瞥之中，隐约见到前似有房屋。众人有了希望，鼓勇直前。雷声益发大了，震得路旁悬岩几乎摇摇欲动，有崩倒之势。大雨倾盆，随之而来。众人冒雨狂走，须臾，渐到目的地，细看似乎一座社庙，年久无人，欹斜颓败，门户一切都不完全。众人至此，聊胜于无，都到里面暂驻。或坐，或立，虽则仍免不了上雨旁风的穿漏，然而比到在大雨之中狂奔好得多了。

又过了一会，方才雨止云收。一轮红日从西方山巅吐出，照得那荒社之中四壁通明。舜坐在一块大石之上，刚要起立，忽觉股旁有物蠕蠕而动。俯首看时，原来是一条蛇。细颈大头，色如绶纹，纹的中间有结鬣，鼻上有针，长约七尺余。正不认识它是什么蛇，有一个后人见了，大嚷道：“好不好！这是蝮蛇。毒极毒极的！”正说时，那蝮蛇已蜿蜒曲折，径向后面去了。大司农忙问舜道：“仲华，没有受伤吗？”舜道：“没有。”大司农道：“蝮蛇这项东西牙中最毒，遇到百物就去咬它，并非求食，无非为发泄它的毒气，每到发情，其毒尤甚。无可发泄，则螫啮草木以泄其气。草木被它所螫啮，无不枯死。现在径过仲华身畔，且傍着肌肤，竟不被噬，真是吉人天相了！”舜道：“这亦是偶然之事而已。”当下众人乘天色未晚，急

急趲行。哪知越过一岭，又是一片森林。舜道：“时已不早，森林难行，我们就在此过夜吧。”于是大家支起行帐，过了一夜。

次日，穿过森林，已到大陆泽畔。恰好有三五只船泊在那边。众人大喜，忙恳其揽载，渡到对岸。那舟子等答应了。上船以后，大司农问那舟子：“此地何名？”那舟子道：“此地山上山下尽是森林。就叫他做大麓。”大司农听了，记在心里。

这时舟向南行，但见前面隐隐一条长堤，却有无数缺口。那波浪就从缺口之中滚滚不绝。众人知道，就是鲧所筑这堤了。那舟子一路摇，一路说道：“从前崇伯初来筑堤的时候，水患竟渐渐地止了。后来堤外的海水渐高，堤身亦自会逐渐而升高。大家都说崇伯是有神力的，歌颂他到不得了！不想前月，堤身崩缺了几处，那海水一涌而入，大陆泽顿深二十多丈。沿泽人民房屋尽行冲没。听见说死的总有两三万人，这真是浩劫呢！”大司农道：“堤坏的原因，你们知道吗？”那舟子道：“有人说：堤筑得太高了；有人说：地下有大鳌鱼，翻身起来，地都动了。所以前年雷泽北面的地方隐落了许多。这次崇伯筑的堤又塌了。”大司农听了，知道他所说的是神话，亦不再问。当下就往堤的缺口旁边各处视察了一会，仍旧渡到大陆泽的西北岸，重犒舟子。

再由陆路归来太原。大司农和舜入朝复命，将考察的情形说了一遍。帝尧道：“照这情形看来，这次事变，虽则不尽是鲧之过，但是鲧亦不能逃其责。朕当降旨严责之。”舜道：“崇伯鲧专喜筑堤障水。太原北部吕梁山一带，直至孟门山，听说已筑到九仞高了。将来溃决起来，其祸之烈，一定不下于这次大陆泽的惨酷！请帝即速饬其设法防范，免得涂炭生灵，而且危及帝都。”帝尧听了，极以为然。当下即饬人前去，诰诫